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輯

沈雲龍 主編

黃克強先生傳記

劉揆一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黃興克強先生傳記目錄

遺像
遺墨

周序

一	宣傳革命	一
二	創立華興會	三
三	湘中謀洩	五
四	上海被捕	八
五	回湘再舉	一〇
六	共組同盟會	一〇
七	桂林游說	一一
八	統籌全國	一三
九	萍瀏醴起義	一五
一〇	劉道一之死	一八
一一	皖浙發難	二〇
		二二

一二	佔領防城與擁護總理	二四
一三	鎮南關之攻克	二六
一四	轉戰欽廉	二八
一五	赴援河口	二九
一六	日本訓練	三一
一七	廣州新軍之役	三二
一八	圍粵準備	三四
一九	三月二十九日起兵及巷戰	三七
二〇	兩湖黨人之活動	四一
二一	辛亥革命與武昌起義	四三
二二	武漢慶戰	四七
二三	當選大元帥	五二
二四	受任陸軍總長	五三
二五	退居上海	五五
二六	起兵南京	五八
二七	由日赴美	六〇
二八	病中贊助討袁	六二
二九	元勳逝世	六三

象遺生先強克黃



黃克強先生遺像

一代偉人

七十二畫

七十二健兒甜我春雲港寫紅

四百兆國子悲看秋而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

此詩一平一仄一入一上四聲皆備

不知命，非天也，人自取之。
不如早為人所業，隨流水愛
我國林，相夜暉。入夜，更就都
一山，繞青正依。蒼茫，想
一，香，時，乃，清，風，搖，我，衣。

此詩一平一仄一入一上四聲皆備

此為黃克強先生民國二年在上海寫寄蘇錕松坡先生聯

壯歲我知之

寄字遠從
手裡外

論交深在
十年前

民國二年夏六月書於中江

周序

民國十七年夏，國民革命軍平定北方，完成統一。余奉使居北平。故都人士，知余與黃克強先生共患難最久。屢欲詳叩其生平事迹，宣傳當世。俾國人咸知民國締造艱難。余以政務繁劇，執筆踴躍。會老友劉霖生兄退居閒散，編撰克強先生傳記。

觀其全稿，覺黃公之言行志事，無不昭然若揭。足使讀者有廉頑立懦之感。霖生殊不自滿，欲以此稿公諸海內外同志。俾得各就其所知，會補訂正，使成完書。意甚善也。

前清末季，法網森羅。黃公以一介之士，特起養序，連合同志，轉移十數省湘軍，光復神州，手奠共和之局。及至南京罷兵，光明磊落，敵屢權勢，以天下爲公之心，樹國家百年長久之計。孫總理推許爲革命軍唯一之將帥，豈偶然歟！

當秘密運動之際，同志散居海內外，分途進行。偵者四布，一切事實，非文書所得詳。其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舉，同志中或甲知之者，乙未必盡知之；或海外知之者，海內未必盡知之。

黃公不幸早世。隨從部衆及患難老友，日久漸多死亡星散。霖生與公，自華興會至同盟會，辛亥起義，民國成立，始終相依。秘密歷史，知之最多者，蓋無如霖生者也。民國二年贛寧失敗以後之事，霖生雖未必事事躬與；然名業已成，一舉一動，人所共見。搜羅補輯，自易爲功。然則霖生此作，洵足表彰先哲，昭示來茲矣。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周震麟序

黃興克強先生傳記

一 宣傳革命

黃公原名軫，字堇午。因民國紀元前十年，第一次長沙起義失敗，兩湖清吏懸賞通緝，爲便於奔走革命計，始改名興，字克強，湖南善化縣學生員。體貌魁偉，沉默寡言，富於膽智。少從瀏陽李永球學烏家拳術，隻手能舉百鈞。

當滿清戊戌維新時。公年二十四。肄業兩湖書院。時從院試經史中闡發時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最爲院長梁鼎芬所推許。辛丑冬，鄂督張之洞派公赴日本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洞悉滿清數百年來，純爲壓抑漢人政策，非先從事種族革命，必無改變國體政體之可言。遂留學師範於東京弘文學院，以爲造就革命人才之計。別延日軍官講授軍略，暇即參觀士官聯隊各地兵操。且每日晨起，必赴神樂坂武術會，演習鎗彈騎射。會

中條例。凡鎗能連中靶之紅心六次者，即得銀質獎牌。公射無不中。書案纍纍滿屨者，皆獎牌也。

公爲宣傳革命，與楊守仁、樊鍾、梁煥彝，創辦湖南游學譯編。又贊助劉成禺、李書城、程明超，創辦湖北學生界。所譯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權爲依歸。兩湖革命思潮，多發源於二雜誌矣。

壬寅癸卯年間，俄人侵佔滿蒙土地。滬上章炳麟在一蘇報「痛詆滿清罪狀。一聲『載治小醜』，震動天下。公則在東，聯合藍天蔚、蔡鐸、陳天華、鈕永建、劉成禹、楊守仁、湯檣、李書城、蒯壽書、張繼、馮自由、汪榮寶、周兆熊、程家棟、馬君武、李自重、黎勇錫、張肇桐、余煥東、經亨頤、周宏業、吳炳麟、劉鴻逵、時功玖、秦毓鎰及揆一等，組織義勇隊。雖曰拒俄，實含排滿革命性質。其後全隊中有與主義不合者，遂改組爲軍國民教育會。此實學界民族革命團體之嚆矢。而公乃被推爲歸國實行革命第一人焉。

臨行之前，垂詢揆一方略。答言：『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爲功。而欲收發難速効，則宜採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爲反對滿清，而早有

團結。且其執法好義，多可贊歎。比如湖南會黨有戴某者，違犯會規，其頭目馬福益，星夜閉堂，判處死刑。當其泣送河間自剖胸腹時，路過山阿狹隘處，死者猶回顧馬福益曰：「大哥好走，須防失足跌下坑去。」馬亦嗚咽應而慰之。由此可見其不肯枉法，與視死如歸，足爲吾輩革命所取法。』公謂：『聞馬昔遭危難，君曾救濟之，聯絡似較易易。故望君及早歸國，共圖之耳。』遂相約越三月會於長沙。

二 創立華興會

癸卯夏五月，公歸抵鄂。在兩湖書院，演說滿漢畛域及改革國體政體之理由。與頑固派辯論終日，卒使全場一致歎服。鄂督張之洞聞而震怒。責成首府兼院長梁鼎芬拿辦。梁已懸示驅逐出境。公猶留連八日。以携鄒容所著之「革命軍」，陳天華所著之「猛回頭」二書，零星贈送軍學各界至四千餘部之多，始登江輪回湘。

公在湘主講明德，修業各校。課餘則與張繼、周震麟、胡元倓諸同志，演說滿清壓抑漢人種種虐政。故湖南革命人物，以出自明德等校爲多。

迨十一月，揆一回湘，公乃邀合吳祿貞、陳天華、楊守仁、龍璋、張繼、宋教仁、秦毓鎰、周震麟、葉瀾、徐佛蘇、翁鞏、章士釗、胡瑛、柳大任、張通典、譚人鳳、王延祉、彭淵恂、蕭翼鯤、柳繼貞、彭邦棟、陳方度、何陶、蕭堃、朱子陶、任震、陳其殷、吳超激（即吳炳麟）及子弟道一等，創立華興會於省垣連陞街機關部。

公被舉爲會長。首先提議云：「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爲適宜。一種爲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爲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藉北京倫敦無識之市民，得以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日見發達。市民亦潛濡默化。且同一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固結。惟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吾輩引火線而後燃。使能聯絡一體，審勢度時，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爲聲援。不難取湘省爲根據地。然使湘

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韃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於是會衆分門別類，各認職務，以利進行。

三 湘中謀洩

公思會衆多屬學界分子，恐與洪會接洽，或多隔閡。乃與揆一別創同仇會，專爲聯絡洪會機關。並仿日本將佐尉各級軍制，編組其爲革命軍旅。甲辰春初，隨公約會馬福益於湘潭。爲避清吏耳目，各自短衣釘鞋，頭頂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與相見於茶園鋪鑛山上一巖洞中。柴火熊熊，三人席地促坐。各傾肝胆，共謀光復。計以十月十日清西太后六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禮時，預埋彈藥其下，以炸斃之，而乘機起義。省城以武備各校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爲主。洪會健兒副之。外分五路響應。洪會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爲指揮。馬君即擬派其黨中謝壽祺、郭義庭，組合瀏陽醴陵軍隊；申蘭生、黃人哲，組合衡州軍隊；游得勝、胡友堂，組合常德軍隊；蕭桂生、王玉堂，組合岳州軍隊；鄧彰楚、譚菊生，組合寶慶軍

隊。靜候華興會派遣指揮與監軍，並推公爲主帥。揆一與馬君爲正副總指揮。是夜山路均有會黨防守，得以暢所欲言。且命其黨徒就巖阿雪地，掘一土坑，埋數鷄其中，上以柴火煨之。香味逾於常烹。各自痛飲狂餐，樂至天曉。故公歸途詩中有一「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鷄」之句，以紀其事。

公見本省布置已有頭緒，乃使宋教仁、胡瑛設支部於武昌，結納同志，運動武陽夏三鎮新軍；陳天華、姚宏業游說江西防營統領廖名縉，屆時響應；周維禎、張榮楨接洽四川會黨，與兩湖會黨合作；楊守仁、章士釗注重寧滬，策應一切。並薦熟悉軍務之會黨，如劉月昇、韓飛等數百人，陸續加入湘鄂贛軍隊。公自往來湘鄂，統籌全局。揆一則應醴陵中學監督之聘，藉可調度會黨與湘贛軍隊聯合。

初時經費奇絀，公與柳大任、彭淵恂，破產共近萬金。揆一破產並告貸約四千餘金。以供各種費用。後公與龍璋、楊守仁等，籌得二萬三千餘金，備購鎗械。即以龍璋創辦之「輪二艘，爲運械之用。計可集長鎗五百桿，手鎗二百枝，以資分配。時當八月，瀏陽普集市例開牛馬交易大會。公命揆一與陳天華、徐佛蘇、陳福田等軍學界人，密會馬福益於該地。授

與少將儀式，並結長鎗二十挺、手鎗四十枝、馬四十匹。計議各路軍隊之布置，均已就緒。一俟大批軍械運到，如期舉義。

不圖華興會員有武備學校生朱某，誤洩其事於巨紳王先謙。王乃告密於湘撫陸元鼎，迫其逮捕公與揆一。幸而學務處長張鶴齡，富於革命思想者，力爲解釋。陸撫乃獎勵巡防營統領趙春廷多方偵緝。其營兵狡黠者，詭與會黨之五路巡查何少卿、郭合卿等交歡，乃得真相而捕其至省。走郵政之會黨顏某，亦同時趕至保甲局巷澎湖恂家向揆一告急。乃即促其轉報馬福益，而自赴小吳門正街東文講習所報告會衆。甫出巷口，即見數十營兵。前押何郭二人自大街西來，以目視揆一。故斜走南巷避去。方在講習所與公計議，即聞公之住宅與彭宅均被圍搜。公乃密電湘鄂贛各機關預爲防備，並促揆一暫時走避。而邏者已到講習所前門矣。遂各由後門走出。公初隱於龍侍郎湛霖家。後轉匿於吉祥巷聖公會牧師黃吉廷處。揆一與徐佛蘇及隨從之會黨李松林，則出避靖港。猶冀逮捕稍懈，繼續進行。無如省城布滿防兵，並電調鄂兵加入四處防守。蕭桂生、游得勝，隨亦被擒。城內搜索，日形緊急。公乃於九月十八日夜，乘二人肩輿，垂下轎簾

。張繼、曹亞伯，各懷手鎗，緊隨其後，混出省城，與揆一等先後抵滬。

四 上海被捕

十月一日，公又邀集楊守仁、仇亮、陳天華、張繼、黃炎培、章士釗、陳去病、劉季平、徐佛蘇、林鶴、趙世暄、楊度、徐敬吾、周素鏗、柳棄疾、趙縵、萬聲揚、余煥東、何靡施、金天翹、彭淵恂、王慕陶、蘇鵬、陶廣熊、仇鰲、陳嘉會、蔡寅、會廣軾、蘇元瑛、盛時、盧和生、陳競全、周雲軒、陳家鼎、石潤全、方表、周範九、羅良鐸等，重新集會於英租界新聞新馬路餘慶里。擬即日分途運動大江南北之學界、軍隊，起義鄂寧等處。不旬日，會勢大振。

詎料皖人萬福華，憤前桂撫王之春之主聯俄，欲暗殺之而無手鎗。劉光漢乃假張繼之手鎗授之。萬福華不知其停機紐必先撥開，鎗子始能發出。故於十三日，在四馬路金谷香西菜館鎗擊王之春時，扳機十餘次，不見子彈射出。王則奔竄狂呼。西捕隨入，捕萬而繫之老捕房。越日，章士釗私赴捕房唁慰，亦以嫌疑犯被拘。同人均未預知。而西捕因得讖黨人居址

，即至餘慶里搜索證據。於是蘇鵬、薛大可、章勤士、周素鏗，皆被捕去。徐佛蘇已逃出矣，後見室空無人，乃乘機入取未曾搜出之違禁物，亦被捕去。張繼、趙世暄以郭人漳就江西新軍統領之職，路過滬上，邀其入會。中途遇公。張即邀與同一馬車歸餘慶里。故皆被暗探圍禁，而送入捕房。揆一最後歸，見門首有印捕，且違禁物狼藉庭階，遂過門不入，得以脫險。

其時，湘鄂寧有文電，並公與揆一之照像致滬道，知照租界通緝。故會審時，公詭稱爲安徽教員李有慶。西吏猶持公之像片對照。以其服飾與鬚之有無，疑似不定。幸一華人書記（惜不知其姓名），事先詭稱搜出之黨人名冊，爲日用小菜賬簿，即時拋棄，無從證實。旋得贛撫夏時來電，爲郭人漳解救。公因與同車外來之故，得以隨之先期出獄，與揆一同隱法界湖北留學生招待所，營救同人。而西捕已知出獄者爲公，復肆偵緝。乃與公避走日本，向商學兩界募款四千餘金。公即派彭淵恂齋回上海，會合林萬里、萬聲揚等營救。適遇龍璋爲泰興縣令，由彼向會審公廨保釋，同人因之次第出獄。

五 回湘再舉

時予弟道一，亦因營救同人在滬。得與馬福益派來之謝壽祺接洽。謂馬君避走廣西。以爲前之失敗，半由該黨人不慎所致，深自愧恨。今欲集洪會各派之精銳於洪江，作孤注一擲之勢，望助餉械，並派人指揮。公與揆一計議，以爲洪江地僻山多，進戰退守，足以持久。且可號召各方，次第響應。故甚贊成。

乙巳二月，乃同回湖南。公以前次江輪所運之鎗械，中途聞湖南事敗，埋藏漢陽鸚鵡洲木商家。洪江不通火輪，故令謝壽祺先歸，僱心腹民船裝運。吾輩潛與守藏者取械，僅得鎗四十三枝，子彈七排而已。亦只得密藏船底，從漢陽運至常德一帶，均幸無事。方抵沅陵，誰知釐卡從前商船中搜出私鹽等違禁物，故在吾舟窮搜苦索，遂被洩露。卡弁直撲公前，公即倒提其人攢落水中。揆一與謝壽祺向他弁格鬪，一被擊倒艙中，餘二弁逃往附近防營告急。予三人各携鎗登岸走避。而防兵二十餘人，從後鳴鎗追擊。被吾等還擊，死傷數兵。時天已昏黑，防兵不敢窮追，吾等亦棄

鎗脫險。

路遇同志楊任，邀入其戚家休憩。楊謂：風聞馬福益自廣西歸來，黨徒前所定之路程迎送。不意其折走他徑。三月八日，已在湘鄉境地被清兵捕拿。吾等聞而憂急。夤夜向洪江進發。比及天曉，即有來自洪江之會黨彭茂春，報告馬君實已被擒。洪江黨人多有奔赴營救者。且該地機關，已於前三日被偵緝隊圍捕。在內黨人與之抵抗，互有死傷，力勸勿再前進。公與揆一遂轉走古丈、石門，以出湖北公安。有時負販而假作商賈；有時乘轎而詭稱委員。月餘始達漢口。

聞馬福益被逮後，署臬司張鶴齡聞之，猶太息曰：『若一解入省垣，無法解救！』以清廷正因甲辰革命風潮，命滿人端方巡撫湖南故也。而黨徒之往中途邀劫者，又不幸相左，故爾遇害。同時被捕之譚菊生，因馬福益力白非其黨徒，得免於難。吾等悲憤之下，惟有力圖光復，以報死友而已。

六 共組同盟會

適東京同人來函，稱孫公逸仙有自歐美來日本，圖與公等把晤之說。乃於五月間，隨公重復東渡。由日本民黨宮崎寅藏之介紹，與孫公相會於東京鳳樂園。以革命事關機密，故於七月中旬開籌備會，以赤坂區黑龍會爲會場。協議結果，將孫公主持之興中會與華興會，及留學界深表同情者，合組爲同盟會。中分八部職務。而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爲信條。

旋開正式會於霞關之阪本金彌家。會衆三百餘人。舉孫公爲總理，公爲庶務，以攝行會事。馮自由、陳天華、汪兆銘、鄧家彥、謝良牧、宋教仁、曹亞伯、程家棟、馬君武、胡毅生、朱少穆、張繼、何天炯、時功玖、董修武、田桐、張我華、古應芬、梁慕光、黎勇錫、康寶忠、吳春陽、吳玉章、張伯喬、金章、姚栗若及道一弟等，皆被選爲書記、交際、會計、執法、評議、各省主盟等職務。並創辦民報雜誌，發揮三民主義。惟章太炎、劉光漢、黃侃、汪東、陳去病、但懋、高旭、陳陶公、景定成、湯增璧，以國學鼓吹革命。汪兆銘、胡漢民、陳天華、朱大符、馬君武、田桐、景耀月、劉積學、狄樓海、瞿方書，以政治鼓吹革命。

其時在成城士官各校與聯隊之軍、李烈鈞、程子楷、唐繼堯、蔣作賓、楊會蔚、劉基炎、孔庚、程潛、李、曾繼梧、張鳳翽、田應詔、耿覲文、焯敏、耿毅、張翼鵬、張文通、向瑞豐、劉洪基、楊鴻昌、齊琳等，未便，時相與討論軍事焉。又設製造彈藥。喻培倫、熊越山、黃樹中、柳大任、剛、與秋瑾、方君瑛、陳擷芬、林宗皆加入練習。

七 桂林游說

是冬，公潛往國內，視察南北各營統領郭人漳軍中，說其舉兵反正。公與蔡本屬舊交，乃居間調處。並聯

郭營之官佐林虎、楊九如、盧子富、楊祖時，及學生會傳範、賀斌、王德潤、胡銀藩、楊銳鋒、劉慕賢等，加入同盟會。

時揆一因老父爲予黨禍株連，得釋出獄。省視於上海。接公函示，頗爲憂惶。即密電在桂林同志梅尉南轉公。謂：『郭之先人郭松林，爲滿清擊敗太平天國之功臣，故以蔭生而得顯秩。且外表英明，中實怵怯。公不憶滬上萬福華一案，當彼同出獄時，始詢知爲公，即哀求公迅速避。其畏牽累至此，而能捨棄利祿，與吾輩冒險革命耶！久居危地，彼雖不致陷害，恐生他虞。希即離桂，別圖良策。』梅亦見公調停蔡郭無效，力勸他往。

迨丙午二月初旬，揆一自往勸郭時，公已於前五日離桂。逕赴新加坡，與孫總理籌商方略，尋轉香港。適值湖北日知會代表吳崑至港，與公協商鄂省軍事。梅尉南亦由桂林來。言郭人漳自公去後，經同人勸責，已允待公滙款，即舉義旗。公皆以籌款未甚得手，囑其歸候時機。而自來上海，與童俊、馬君武、吳超激、張蓉川，創立廣藝書局於四馬路，以爲交通機關。

八 統籌全國

公然後東渡，會合幹部同人計議。謂自「民報」輸入國內以來，各界人士與吾黨表同情者日衆。革命機會，各省皆具端倪。惟須多有負責黨員，聯絡而促進之。乃派宋教仁、白逾桓直赴關東，運動馬俠，以圖韓邊外一帶獨立，爲北方革命之根據地。並擬派柳大年、瞿方書、洪翼昇、劉彥、仇鰲、辜天保、楊勉之、趙縵、田永正、劉馥、余煥東，熊兆周、唐乾一、湯鐵樵多人，投身直奉吉三省之政學各界，宣傳主義。期與北方同志商震、鐵拯、張榕、張根仁、吳景濂、張璧、王葆真、王法勤聯絡一氣，爲軍隊之運動。秋瑾女士自告奮勇，願與浙江光復會之陶成章、竺紹康、王金發，聯絡武義、永康、東陽、曠縣、仙居之九龍會。雙龍會，共策進行。

公以南京新軍官佐趙聲、倪映典，柏文蔚、冷遜、林述慶、楊希說皆富革命思想。使潛蓄之勢力，擴張穩固，當能大舉。孫總理已派法國武官同志歐極樂，與山西喬宜齋前往接洽。故復派章梓、陳陶公、楊卓林、

權道涵、段灃、鄭子瑜、柳大任、童俊、鄧恢宇、劉震、陽兆鯤、黎兆枚、吳超徵、滕元壽，招致各處同志以助之。

公謂：『湖北爲全國樞紐，而亦四戰之地。惟須有正式軍隊爲主力，取漢陽兵工廠而有之，始足以言戰守。吳崐在港，曾言武漢軍界多有加盟吾黨者。吾黨亦多投入砲、馬隊、工程等營服務者。未卜近時聯絡至何程度。』乃派居正、胡瑛、程克，往與日知會劉家運、周震麟、馮特民、季雨霖等會商。隨後接濟經費。派子弟道一與蔡紹南、彭邦棟、覃振、成邦傑運動湘軍，重整會黨。並告以『今之倡義，爲國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會中人，猶以推翻滿清，爲襲取漢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爲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將來群雄爭長，互相殘殺，貽害匪淺。望時以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多方指導爲要。』又命揆一時駐申江，以圖湘鄂江浙之聯絡。

而公自身，則注重兩廣首義，各省從而響應之。且以四川地險而民富，足資割據。乃囑李肇甫、謝持、張知競、熊成章、尹騫、李爲綸，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蓋臣、張百祥之在會黨有聲勢者，先後東渡。深相結

合，授以機
、王用賓，
潘祖培，安
淵源，廣西
伊、張大義
未幾。
三十九標標
歷史，慷慨
查究。同時
阻力，江南
而在鄂
聖公會。法
張彪，亦改
、瀏陽、醴
、李亞東、

九 萍瀏醴起義

而予弟道一，且因萍瀏醴一役，就義於長沙。當其回湘時，會合同志數十人，密議於水麓洲舟中。謂：「奉黃公克強面囑，革命軍發難，以軍隊與會黨同時並舉爲上策。否則亦必會黨發難，軍隊急爲響應之。以會黨缺乏餉械，且少軍隊訓練，難於持久故也。且甲辰一役，會黨分爲五路。勢遠力渙，遣調不靈，疏忽致敗。今欲窺取省城，宜集合會黨於省城附近之萍瀏醴各縣，以運動成熟之軍隊聯合，方可舉事。現時會黨，多潛伏於萍鄉、安源諸鑛山上。正可利用鑛場等處，爲組合機關。而軍隊方面，新軍多駐省會，巡防營分駐各府縣，水師分駐湖河上下游。惟新軍兵精械良，官佐皆學生出身，多有與吾輩通聲氣者，運動較爲易易。巡防營雖難比肩新軍，然官與兵多洪會中人。以洪會同志游說之，不難歸順。水師則船械均甚窳敗，只可臨時收作運輸之用。姑就次策言之。使以會黨萬人，組成整齊軍隊，發難於瀏醴，而直撲長沙。各軍隊能反戈相應，佔據省垣重地。軍裝局既爲我有，黨軍得補充而訓練之。並擇精明強幹之會黨，爲便

衣敢死隊，以手鎗炸彈擾害外來敵軍後方。而黃公及吾弟道一等，又正在運動鄂贛甯各省，乘時響應。屆時自必歸來，主持一切，可無失敗之虞。

於是蔣翊武、劉嶽峙、覃振、劉承烈、成邦傑、易本義、唐支厦、文斐、向瑞彝、楊熙績、禹瀛、柳繼貞、劉戮、胡典武、黃貞元、曹武、蒯嗣佑、李雲敷、胡國樑、葛天保願負運動新軍責任。彭邦棟、蔡紹南、張堯卿、周治華、龔春臺、劉重、周果一、李國柱、劉崧衡、黃人障、江自任、李九、李銳恆、王匡國、凌漢秋、陳顯龍、陳惟一、鄧玉林、瞿光文，分任聯絡防營，布署會黨。一俟軍隊運動成熟，約於十二月清吏封印時舉事。

是歲適遇荒災，萍瀏醴尤甚。該地工人因受米貴減工之痛苦，對於地方官大爲憤恨。會黨蕭克昌、李金奇、姜守旦、龔春臺、王勝諸人，思乘機運動萍鄉鑛工起義。風聲所播，李金奇在萍鄉被清吏追捕，致溺斃於醴陵之白鷺潭。蕭克昌亦被設計誘殺。龔春臺、姜守旦迫不及待，遂於十月十九日，集合會黨鑛工，在瀏陽之金剛頭，萍鄉之高家臺等處，先期發難。攻佔上栗市、案山關、慈化鎮各地。黃圃司贛軍巡防管帶胡應龍，與戰

大敗。於是醴陵防營兵士，亦反戈相應。

其他會黨，又在瀏陽文家市、牛石嶺，相繼發難。連佔西鄉、潭塘、大光洞。而蔓延於宜春、萬載各縣。清軍統領梁國楨、吳廷瑞等，屢爲所敗。黨軍集至三萬餘人，聲勢浩大，贛撫吳重熹，派統領袁坦將兵一萬六千。江督端方，派統制徐紹楨率步兵一聯隊，砲、工、輜各一隊。鄂督張之洞，派協統王得勝率二十九標三十二標砲隊二隊，前往救援。而黨軍僅收集各地團防局二三千鎗械，盤踞萍瀏醴。不急思進取省城各地，遂被圍攻。卒致潰敗，死傷甚衆。

一〇 劉道一之死

其時公與揆一在東京本擬十一月運械回湘。初見外報略載其事，方答子弟道一不早來函電，使吾輩得事先歸去。誰知道一所發密電，已爲鄂省電局扣留。且適一以萍瀏醴先期倉猝發難，各處未有準備。而省城被運動之新軍官佐，多有請假與出差而離省者。一面使同志促其急歸，一面希望黨軍來攻長沙。先籌開城響應之策。日夜忙迫，乃爲偵者注目。游擊熊得

壽且誤以道一爲揆一而逮捕之。

湘撫岑春煇，臬司莊廣良，嚴鞠道一爲揆一。道一知必死，不如即冒兄名。清吏以吾兄真死，具考要功，則黨獄可緩。而吾兄亦得展志。遂自承爲揆一。即於供詞書寫滿族之殘暴，中國之危亡，古今世界政治改革之要略，至數千字。鞠吏皆爲咋舌。又單開數十人名姓，逼令供爲同黨。道一堅不承諾，備受酷刑。至身無完膚，血流遍地。惟大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死則死耳。」清吏無如何。乃並以所佩印章「鋤非」二字，拉雜論罪。十一月十六日，慘殺於瀏陽門外。東西留學界爲排滿革命被殺者，自道一始。

公聞萍瀏醜事敗，擊桌愧憤，寢食俱廢。繼聞道一凶耗，與揆一相抱痛哭曰：「吾每計議革命，惟伊獨能周詳。且精通英語，辯才無礙，又爲將來外交絕好人物。奈何即死是役耶！」旋作詩哀之云：「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澹中原俠骨香。我未吞胡恢漢業，君先懸首看吳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一一 皖浙發難

先是公創學習炸彈機關於橫濱時，道一與秋瑾女士，劉佛船、王慕周、侯菊園、馮煥明、黃人障、于琛、成邦傑、李秉章，本有十人團之組織。故秋瑾聞其殉難長沙。悲憤愈甚。急謀於光復會同志徐錫麟。徐已捐資爲道員，充安徽巡警學堂會辦。乃約皖浙同力合作。自與同黨部署金華、紹興各屬之會黨。分編爲八部軍隊，冠以「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字號。而使黃人障來東京囑揆一與公商議接濟餉械，躬往督戰之策。

時公因得馮自由電，報告郭人漳奉粵督命，軍駐廣東認爲良好機會，已赴香港。揆一以本部庶務，代行總理職務，故獨留東京。知公盼郭心切，又將冒險親往肇慶。即以秋瑾來意，備函告公。並謂「郭本富人，兵精餉足，欲反正則反正耳，何前言必待滙款而後動耶？即云多款足以鼓勵兵士，則極力籌款以濟之。待其發動而後往，猶未爲晚。如不幸而言中，則望急轉滬上，會商皖浙事焉。」

詎料徐錫麟在皖，運動軍警，恐日久事洩。遂於丁未五月十六日，乘

巡警學生畢業之期，邀集皖吏於學堂。爲一網打盡之計。徐自舉鎗首先擊斃巡撫恩銘，餘被驚走。乃率學生據軍械局。卒爲防兵所圍困。同黨陳伯平戰死。徐與馬宗漢力竭被擒。清吏先剖徐之心而後殺之。馬亦殉難。

秋瑾在紹興，爲知府貴福偵獲其所撰檄文兩通。據以告浙撫張曾敫，發兵捕之。竺紹康、王金發聞之，未及集合軍隊，已被清兵擊潰。鞠吏逼秋瑾供至再三，僅書「秋雨秋風愁殺人」七字，憤而擲筆。臨刑時，舉目四顧，慷慨就義於軒亭。

而公則因粵吏探悉其潛來香港，備文向港督要求引渡。並多派偵探，窺伺公在松原旅館情狀，有礙秘密進行。既得揆一書，因命胡毅生追隨郭營以運動之。而自來日本，與吾輩籌商購械，接濟皖浙。適逢事敗，知長江各省一時不足有爲。注重兩廣首義，愈益堅定。以郭人漳軍移駐欽州，趙聲亦將兵廉州。希圖趙郭之聯絡，而同時並舉。乃復冒險親至欽州，與郭計議。郭謂如有正式革命軍起，彼必反戈相應。廉州趙聲亦同此表示。

一二 佔領防城與擁護總理

公乃赴安南，與孫總理會商。即招集同志，並聘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佔據防城東興沿海一帶地方，組織正式軍隊。與被運動之欽州各鄉團勇，聯合舉義。以圖郭趙兩軍之響應。而先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會合揆一、何天炯等，籌購軍械。

時值本部同人章炳麟、張繼、宋教仁、譚人鳳、白逾桓等，因丁未春間，日政府徇清公使楊樞之請求，勸孫總理出境，饋以贖儀五千金。日商鈴木久五郎，亦慨贈萬元。孫總理受之。同人未喻其意，故頗不以爲然。及潮州惠州軍事失利，反對者日衆。欲開大會，改選公爲總理。以揆一係庶務代行總理職權，紛紛催逼召集會議。

揆一以孫總理受此款時，留給民報社維持費二千元，餘悉以供潮惠黨軍急需，誠非得已。又深知公素以實行革命爲務，絕不居此空虛總理之名。且方與孫總理共謀粵東首義。萬一因「總理」二字而有誤會，使黨軍前途，頓生阻力。非獨陷害孫黃二公，實不啻全體黨員之自殺。故力

排群議。張繼在民報社與揆一互相揪打之下，猛然省悟。大聲認錯。揆一感其磊落，爲之淚下。

時群衆未盡悅服。購械事亦因之而生困難。乃急函在香港之彭邦棟轉告公知。又致書馮自由、胡漢民，引萬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譬語。請勸孫總理向東京本部引咎。孫總理覆函，謂「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無引咎之理由可言。」公亦來書，言「革命爲黨衆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輿於不義。」會衆遂欣然安之。

惟購械未能如期運輸，致黨軍王和順等，於六月下旬。在三那起事。二十八日，已佔領防城，未得軍械接濟。亦只得直逼欽州，希冀郭人漳舉兵響應。時公暗赴欽州，命在郭軍林虎營中之譚人鳳、王德潤、陶表封、曾傳範等，與王和順約期某日夜半，開城延接。而郭因見黨軍勢弱，又恐他軍牽制，不贊許其合作。且欽州道尹王瑚，知有內變，親自督兵巡城，計劃因此失敗。

王和順等攻城不克。公乃令其改趨兩粵交界之廉州南寧。如能佔領一

二重地，趙聲之軍當爲響應。而郭亦必欣然附和之。黨軍於是進圍靈山，希望趙軍響應。趙見郭軍未至，已亦不敢先發。黨軍勢孤。清吏復調兵來援。遂爾失敗。防城亦爲清兵奪回。黨軍乃逐漸潰散。

一三 鎮南關之攻克

公出走安南河內。又與孫總理計議。擬先取廣西鎮南關爲根據地。鎮南關天然險要，歐人稱爲第二之旅順口。今欲取之，非先游說其附近那模村之游勇，使爲先鋒不可。因其頭目黃明堂、李佑卿、何伍等，勇敢善戰，屢勝清軍。即敗，亦以熟悉地形，遁藏迅速而無跡。清軍輒爲所愚。故反以金帛結好之。又常掠奪滇桂邊境之法屬安南。法兵深苦其擾。

孫總理前曾與法總督要約，謂能默許吾黨人至其地，必能代爲鎮撫。總督喜而從之。乃遣使往說曰：「吾等皆漢族子孫。滿清入關，壓吾漢族，永爲奴隸。今國中志士，立黨革命。請君等協力相助，不難撲滅滿清。惟懼外國橫生阻力，深望勿擾法境，免起干涉，以圖大功。」黃明堂等聞之感動，立誓不擾法境。故法總督深德之。明知孫黃二公以安南東京爲

本營，將實行革命，亦置不問。

二公乃復派李京等密往聯絡。黃明堂等願爲先鋒。遂於十月二十七日，率其衆百餘人，爲乘夜襲關之舉。所携軍器。刀叉而外，僅有小銃數十枝。由山後小道匍匐而上，出第三砲臺之後，吶喊猛進。守兵驚惶失措，即棄砲臺而走。黃等從後追擊。第二第一砲臺之守兵，亦均以倉猝不能抵敵，相繼遁逃。約略數小時，三砲臺皆爲佔領，而高樹革命軍旗矣。

次日，孫總理與公聞之。即偕胡漢民、盧沛琳、張翼樞、胡毅生、日人池亨吉、法武官狄氏，於三日晨，由同登站取道登山。而附近聞風歸順者，一晝夜間，得衆數百人。聲勢益盛。四日侵曉，陸榮廷率營兵自山下開砲，攻擊砲臺。黨軍亦以大砲還擊之。孫總理與公各持小銃，督率同志，與陸鏖戰一晝夜。敵軍不支，全隊潰走。

公初以鎮南關爲惟一要塞，有砲臺三座，所貯彈械必富。及檢查庫中，既無鎗枝，即彈藥亦不足供數小時之戰。進守皆難。乃商之孫總理，以防務委諸黃明堂。急劇同回河內，向法商籌款，多購鎗彈，以備進取。而清軍龍濟光，早已率兵三千人，會合陸榮廷，復來攻關。黃明堂以鎗彈

缺乏，力薄難支，不得已率衆退入河內等處。

當退兵下至山腰時，軍中有一十三齡之幼童，偶憶砲臺上之革命軍旗，尙隨風飄展，恐落清軍之手，返而取之。時敵軍火線，皆以旗章爲的。衆力勸止之。童憤然曰：「旗爲一軍之靈魂，烏可爲敵所有？」卒冒險上山，盤旋至竿上，而取還之。竟得無恙。惜事久無由考其姓字焉。

一四 轉戰欽廉

是役失敗後，孫總理赴南洋籌款。而公則急圖自發難於欽州。命揆一與何天炯、宮崎寅藏，籌購鎗械，運赴海防，以供應用。尋得香港馮自由等所購彈械，先期運到，頗足供用。即召集海內外同志黎仲實、劉梅卿、梁建葵等，與欽州民軍二百餘人，於戊申二月二十五日，從安南邊界進攻欽州。首先戰敗清軍兩營於小峯。不意該兩營均屬郭人漳部下。公不知爲郭軍，故有此衝突。未舉事前，曾與郭有接濟彈藥之約。至是郭以公爲有意，遂遣全軍出與爲難。

三月初二日，兩軍劇戰於馬篤山。公命一部兵士，出繞左道，攻其後

方，一部從右攻其側面。自率本軍從正面猛進，擊斃敵兵八十餘人。於是郭軍三營全潰。督帶龍某身受重傷。郭之軍旗與坐馬。均爲黨軍所得。公即使人返其軍旗。謂之曰：「君與吾黨主義，本表同情。徒以誤會而致相戰，亦屬不得已之舉，軍旗關係君之責任甚重，故特奉還，聊補缺憾，而申友誼。馬則暫請見賜耳。」

其時欽州各地，雖援師大集，而公有衆六百餘人，轉戰於防城、橫潭村、古梨、長灣、梅嶺、寶屋、新墟、那雷、蓬樓墟、農寧一帶。兩月之久，所向克捷。清軍疲於奔命，無不聞而生畏。公之威名震懾兩廣。卒以河內香港之後方運輸，不能靈便。彈盡援絕，始遣所部歸三那及十萬大山，自返安南。而郭人漳失敗後，遂大與黨人爲仇。懸賞三萬金購公。即揆一後方策應之人，亦標萬金賞格矣。

一五 赴援河口

當公轉戰欽廉時，潛伏雲南河口之黃明堂等，集合黨員二百餘人。多裝苦工，散居附近鐵路沿線一帶。商通河口巡警中之內應者。於三月二十

九日之夜，先斬巡警首以示意。並多發鎗聲，使之擾亂。黃明堂率衆乘勢進攻。邊防督辦王玉藩部下之一營統帶黃元貞，已暗約爲內應。至是即反戈相助，敵兵敗潰。遂得佔領河口。

越日，王玉藩乞降。黨衆恐有詐謀，使王槐庭往察情狀，果爲詐降。詰責之下，爲王玉藩所殺，從卒二人亦被槍斃。王部將有熊通者，亦先許爲內應。聞鎗聲連發，往見其狀，即舉鎗斃王。而率其衆以降。尋佔沿鐵路之南溪、古林菁各地。乃因將卒多初次連合，統帥實難其人，致軍行遲鈍。河內機關部深以爲憂。

適值公自欽州還，孫總理在新加坡聞之，即電促公以國民軍總司令名義，前往河口督師。公急首途。方抵法境之老街，法國官兵疑爲日本人，遂截留而送回河內。後知其爲革命軍首領，深致歉意。然又爲清吏探悉，與法政府交涉。乃依照國際法，遣送出境。公於是遣赴加坡。而河內因之坐失機宜，而歸失敗。

一六 日本訓練

經此一役，軍事實行，雖暫停頓；公仍注重訓練黨員之軍事學識。以揆一前與孫武、李根源、焦達峯、趙仲、陶鑄、潘鼎新等在大森組織之體育會，黨軍已見其效力，乃來日本。復聘日軍官多人，重組體育會於該地。且河口一役，黨人被逐至河內、香港者至衆。各機關不敷容留，故多招致來東京加入練習。公亦自爲教授。每遇演習行軍戰鬥，則分學員百七十人爲二軍。公與日教員各領一軍，以相對壘。其於夜襲與拂曉攻擊等作戰計劃，時操勝算。日教員皆爲欽服。

時黨員因屢次倡義，中途失敗，多持暗殺主義，而私自覓師學習炸藥者。公恐其未能深造有得，徒自喪其身，而無效果。乃召集諸學者於東京市外，設秘密場所而試驗之，謂「銀爆藥之普通製法，史堅如嘗學之以用於廣州，卒未得達其目的。蓋藥料以英人智利所製爲善。彈式以俄國虛無黨所造爲精。藥之種類甚多。惟流質爆藥傾出藥瓶後，與養氣化合，有逾十五分鐘發爆者，更有延至五十分鐘者。」其他如鼠屎、牛乳、鷄卵諸

原料，所製便於能收藏之炸藥，與製彈壳、安電線諸法，無不詳爲教授。且謂：「吾本不欲諸君採個人犧牲主義，如志願所在，必欲出此，以諸君血誠，不患膽不大，而患心不細。是則全視自己修養力如何耳。」聞者多感慨泣下。

一七、廣州新軍之役

記公離香港時，曾使倪映典運動廣州新軍。故己酉年常備軍由倪紹介入黨者甚衆。冬間，倪至香港，向支部胡漢民馮自由等報告。新軍已運動成熟，約期反正。請即電促公來，主持粵事。公得電赴港，與倪等計議。擬於次年正月某日首義。俟倪先回廣州，布置就緒。公即與趙聲等同往發難焉。

迨倪到廣州，適值己酉除夕。第二標營兵以細故與巡警互毆。巡尉朱某受傷。警兵將新軍二人拘去。營兵全往詰責，勒令釋回。然以巡警爲有意欺侮。庚戌元旦，復集衆入城，拆局毆警。粵督袁樹勛派官吏勸散。而第一標標統劉雨沛，將初二三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以杜兵士出營滋事。兵

士二三百人不從，洶擁出營。旋復折回，揚言巡警派大隊攻營。全營震動，皆束裝防禦。劉雨沛出阻，被目兵鎗傷倒地。

倪映典入營，見事機迫切，遂臨時舉旗發難。以鎗缺扳機，砲無子彈，即分一隊向北校場橫枝崗，進奪講武堂鎗械機柄；一隊走東校場茶亭附近。時袁督與水師提督李準等，已調動大兵，關閉四城。運砲上城，轟擊佔據錢局後各山之新軍。新軍乃暫時退據燕塘。

公在香港，夜間得報，急欲喬裝與趙聲前往督戰。以廣九路局開變，火車不肯開行，只得另覓他途。然已緩不濟急。三日侵晨，防營統領吳宗禹，率兵二千人，與新軍千人相遇於茶亭。吳至軍前勸降。指揮倪映典鼓勵其衆，不表降意。新軍首領王占魁馳馬而出，轉勸吳軍歸降。

吳乃一面使人言和；一面飭所部在牛王廟一帶，分占四山。以步隊遮其前，以退管砲密排於後。布置既定，全師俱伏山上。而新軍伏在牛王廟前之小山脚者，則吳軍別有一隊，從楊箕村進至黃岡，以包其後。迨至開戰，倪映典親率一軍進至橫枝崗，爲敵截住。倪乃大呼躍馬衝鋒。不幸中流彈倒斃。王占魁則於未戰前，易服至清軍，運動其倒戈，爲吳窺破而被

擒。斯時，新軍傷亡枕藉，又因無主，遂大潰敗。公知武裝同志多被傷亡，且秘密機關已破，佔據地盤已失，爲之悲憤而懊喪不已！

一八 圖粵準備

未幾，公與趙聲同赴南洋籌款，擬棄粵而圖滇。孫總理故於冬間，約公與趙聲、胡漢民、鄧澤如等，集議於檳榔嶼。謂：「雲南遼遠，足資控守，而不利於進取。以言地勢，究不若廣東之可戰可守。且經營滇事，皆須草創。運輸軍械，甚感困難。亦不若廣東之有屢次經驗，而可駕輕就熟。」公以爲然。又知謝良牧、馮自由等，已在南洋籌得巨款。乃決計圖粵。即與同入重返香港。依照軍政府之組織，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舉公爲部長，趙聲副之，並兼交通科長；胡漢民爲秘書科長；姚雨平爲調度科長；胡毅生爲儲備科長；陳炯明爲編制科長；李海雲爲出納科長；洪承點爲總務科長；羅熾揚爲調查科長。其他黨員，各自分科任事。

公之初步計劃，以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以朱大符、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又擬攻取廣州後，分爲三軍：一軍出湖南

，向湖北前進，公自統之；一軍出江西，向南京前進，由趙聲統之；一軍留粵爲後援，俟南京武昌克復，即會師北伐。故命熊越山來日本，囑授一等經營各省響應，傾全力爲最後之奮鬪。

在東本部黨員，被派赴香港與各省，幾爲之一空。揆一亦駐上海，與宋教仁、陳其美、于右任、譚人鳳等。商以湖南新軍四十九標五十標官佐兵士，與吾黨表同情者已佔多數。江西協標吳介璋等，亦受吾黨薰陶，而有革命思想。今使各機關爲進一步之聯絡，臨期自能響應。

預計公於廣州出兵，必從韶州進發郴州、桂陽，再由衡州以窺取長沙。當先組織民團，步步協助。故推譚人鳳回湘。使彭邦棟、李國柱、周正群、劉重、雷洪、劉季平、彭遂良、陳琢章、唐健、江自任等，組織臨武、宜章、興甯永興各縣。劉嶽峙、馮天柱、李漢丞、胡典武、李寬、何晏、鄭人康、雷鑄寰、谷英、劉道衡、蔣莘農等，組織來陽、常寧、衡陽、衡山各縣。焦達峯、王延祉、蕭翼鯤、劉文錦、曾傑、劉白、鄒永成、李錡、謝介僧、彭世鈞、周達夫、吳超徵、龍毓峻、譚心休、劉毅夫等，組織湘鄉、寶慶、湘潭、瀏陽、醴陵各縣。遇有防營與新來軍隊，歸順革命

軍者聯合之，反抗者則施以側擊，或擾害其後方。

趙聲一軍，從南雄出發南安、贛州，再由臨江、袁州以窺取南昌者。亦使王賡言、鄧文輝、俞應麓、文群、彭程萬、王有蘭、曾貞、王乃昌、蔡復靈等，在贛南各地，組織民團協助。務使我軍前進，成破竹之勢。

至湖北新軍，已由居正、孫武、胡瑛、田桐、白逾桓、吳岷、楊時傑、魯魚等運動成熟。南京新軍，則多屬趙聲舊部。由陳其美、鈕永建、冷遜、林述慶、章梓、陳陶公、黃漢湘等，互通脈絡焉。

公以廣州新軍同志，因庚戌一役，子彈皆爲清吏收繳，有鎗無彈，等於徒手。必先組織敢死隊，破壞各行政機關，奪其軍械子彈，開城以延入新軍，始可爲完全佔領省會之計。乃選黨中死士八百人，分爲十隊：一、攻兩廣總督署，公自統之；二、攻水師提督署，趙聲統之；三、攻督練公所，徐維揚統之；四、堵截駐防旗營界，兼佔大北、歸德兩城門，胡毅生、陳炯明分統之；五、襲擊巡警道中廣協署，並防守大南門，梁起、黃俠毅分統之；六、攻佔飛來寺軍械局，兼破小北門，延入新軍，姚雨平統之；計各率領百人。李文甫入旗界，佔石馬檀軍械局；張祿材佔龍王廟高地；

洪承點破西槐二巷砲隊營；羅則軍破壞電局；則各率領五十人。所用暗號，皆以白毛巾爲標幟。炸藥鎗彈，多由女同志運輸。在廣各機關，多標名公館，或利華工業研究所，或學員寄宿舍。布署甚爲周密。

一九 三月二十九日起兵及巷戰

至辛亥三月二十四日，黨衆大半進省。統籌部同人，恐省城機關無主，因請公於二十五日晚間入城。省機關原定二十八日舉事。因有一幫軍械，二十九日始能運到分配。而新軍又有於四月初旬退伍之說。乃密電香港趙聲等，決定三月三十日舉義。不意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告密。張謀於水師提督李準，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回省。以三哨保守龍王廟高地，令旗兵運砲上城，並加發警察鎗彈，且擬收繳新軍鎗械。

因此胡毅生主張展期。陳炯明、姚雨平及趙聲之代表宋建侯和之。公乃提出三理由：一謂吾黨萃全力而謀此舉，稍存畏葸，何以謀事？二則軍火既已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同人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必致斷送革命軍餉源。三則黨衆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何以示威信於後來？

故吾願己身一死，與李準輩相拚，以謝海內外同胞，而維黨人名譽及信用。並欲各部保全鎗械，留爲後用，乘機退出，以免搜捕之患。遂令宋建侯、洪承點先遣趙聲所部，全數離省。餘亦相繼退去。

俄而林時爽、喻培倫報告。四日前警局已奉搜索命令。機關且晚必爲所破，空遭危害。堅欲集四五十同志襲攻督署。公爲首肯。忽陳炯明、姚雨平來言，李準調來之防營二營，中多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可乘機響應。公即命與林、喻等商議，遂變更原定計劃，以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姚雨平衝破小北門飛來廟，並延入防營與新軍；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公則自攻督署。約定二十九日晚間十二時出發。

而二十七八兩日，張鳴岐加派軍警防守軍械局，並破獲數處機關，捕去十餘黨人。二十九日，謝恩里之總糧臺，亦被破獲。粵吏更發緊急命令三道：一、預備開戰；二、城外火警，不准開城赴救；三、大索黨人。公聞報益急。即在小東營機關內部署一切，預備進攻。

是日，公所部閩湘兩省及華僑同志，俱集公處聽令。趙聲部下亦有數十人至。午後三時，忽聞鄰街之機關，又被清軍圍搜，捕去八人。衆恐行

將搜及，不待夜間舉事之約，環請出發。公乃率隊百餘人，由小東營出。鎗殺橫阻之巡警，直趨督署，猛攻轅門衛隊。黨軍謝楊卿、馬侶，當先擊斃其統帶金鎮邦。衛兵潰逃。有數兵棄鎗求降，願爲前導。於是公率林時爽、朱大符、李文甫、嚴驥等，入署遍搜。張鳴岐早已遁去，中空無人。乃置燃料物於床，縱火而出。

其時，出據大南門之一隊，與水師先鋒隊及防營兵戰於雙門底。其分隊往據歸德門者，亦與清軍戰於高第街。因珠光里一部黨人，先期遣散，前後無援而失敗。致使水師先鋒隊得以衝過，援救督署。已至轅門外。林時爽向前招撫，高呼「同胞，我等皆漢人，當同心協力，共除異族，恢復漢土，不當自相殘殺。」聲未畢，已爲鎗彈中腦仆地。黨軍與戰。

公正舉鎗對準敵人射擊，忽一敵彈逕直飛來，中公鎗上之鐵機柄，擊斷公右手扳機之中食二指第一節而轉落於地。公即用指之第二節扳機射擊，敵軍四面合圍。

公乃令黨軍分三路衝出。徐維揚、何克夫、鄭岷、周之貞等一路四十餘人，欲出小北門，延接新軍，與敵軍劇戰。陣亡及被擒者近三十人。噓

培倫、熊克武等一路七十人，進攻督練公所。途與清軍接觸。喻當先拋擲炸彈。敵衆雖爲披靡，終以奮勇遇害。

而公自率之一路，僅方聲洞等十人。欲出大南門，與巡防營相接，遇於雙門底。黨軍見無相應符號，直前擊斃其哨弁。敵彈如雨，聲洞戰死。餘則人自爲戰，且戰且却，僅剩公自身一人。公以肩撞開一小店之門，入而掩之。從內發鎗，擊斃敵兵七八人。敵爲退却。公乃帶傷易服，出覓其他黨軍，以圖共同殺敵不果。遂出大南門，至河南機關部中，包裹指傷，而謀救濟之策。

至攻旗界一隊，雖得預伏在內之黨人，放火接應，以衆寡懸殊而潰散。攻東警區一隊，聞督署鎗聲，不俟取齊，即行進攻，爲警兵力敵而退。往攻軍械局一隊，未至飛來廟，即爲清軍截擊，退守東嶽廟側，欲與攻督署一隊會合。清軍不知虛實，亦不敢進逼。延至翌晨，清兵集者逾衆。黨軍乃由廟側闖入狀元橋某米店，疊米包作壘，與清軍相持。拋擲炸彈，營兵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焚燒，惟羅隱一人逃出。

是役除朱大符、何克夫、熊克武、王以通、嚴驥、鄭坤、劉梅卿、周

之貞、楊光漢、陳方度、熊越山、柳大任等，多有負傷而得脫險外，其殉難而死者，四川喻培倫、秦炳、饒國樑，安徽程良、石德寬、宋玉琳，福建林時爽、方聲洞、陳更新、林覺民、胡應昇、陳發炎、劉元棟、卓秋元、黃忠炳、馮超驤、陳興焱、林尹文、劉六符、陳清疇、王燦登、陳可鈞、魏金龍、羅乃琳、林西惠，廣西韋榮初、李德山、韋統鈴、韋樹模、林盛初、韋統淮，廣東馬侶、徐明禮、郭繼枚、徐松根、李文楷、曾日全、徐進炤、余東雄、黃鶴鳴、徐茂燎、輔廷、江繼復、徐容九，勞培、徐廣滔、周華、徐日培、李文甫、徐滿凌、徐焰成、陳湖、李雁南、徐保生、羅坤、林修明、徐佩旒、周增、李晚、李炳輝、徐昭良、游壽、杜鳳書、徐應安、陳春、龐雄、徐廉輝、羅仲霖、徐培添、陳文褒、徐林瑞、張學齡，共七十二人。後由同志潘達微，聯合廣仁善堂善董，收諸烈士遺骸，悉葬之黃花崗。

二〇 兩湖黨人之活動

公於四月二日出走香港。悲痛吾黨殉國之慘，犧牲之大，即欲俟傷愈

後，躬自暗殺最爲仇敵之人，以報死難諸友，而激厲吾黨於將來。乃爲左右同志多方阻止，一時不得逕行其願。繼聞楊守仁悲憤黨軍失敗，在倫敦投海死，復欲步伍其後，更爲同黨所防閑。且經孫總理與海內外黨人之勸慰，謂公之一身，關係全黨存亡。若遂輕生，爲他黨所藉口。即華僑籌款之路，亦爲斷絕。非愛國愛黨者所宜出此，公祇得忍死待時，以圖再舉。

而在兩湖謀爲粵援之黨團，見粵事失敗，已由被動而免轉爲主動之勢。湖北居正、孫武、張振武、方維、胡瑛、劉公、熊秉坤、蔡濟民、黃申、蔣、楊時傑、吳岷等，運動新軍之聯絡方法，以同志之官佐下士等二十人爲一排，以五排爲一隊，中設排長隊長以管領之。平時親如兄弟，互相救助，成一最有集合力之團體。至五六月間，約達二千餘人，多屬官佐下士與兵卒之程度較高者。其餘兵卒，臨發難時，由官佐下士號召。與最良之兵相操縱，未有不附合者焉。湖南則揆一與譚人鳳等議分三路：焦達峯爲中路機關部長；西路屬之楊任；南路由彭邦棟主持之。其聯絡軍隊與會黨，悉仿湖北辦法，亦著成效。

適值清廷假鐵路國有名義，向英法德美日五國借款，以收回商辦之川粵漢鐵路。川鄂湘粵四省人民，以此路前由清廷售與美商合興公司。竭四省人民之血資，收回自辦。今又奪四省人民之生命財產，以授之外人。遂紛紛設保路同志會，以反抗清廷。川省尤爲激烈。清廷命端方調兵入川，會合川督趙爾豐，對反抗者格殺勿論。人心大爲忿激。

二一 辛亥革命與武昌起義

武漢同志，乃思乘機起義。推居正代表到滬，與各省同人接洽。並要請公回鄂省主持軍務。八月初旬，公方向舊金山各處籌集發難餉項。而鄂督瑞澂得外務部密電，謂公已來武漢，聚黨起事。乃令第八鎮統制張彪，分布軍隊，守衛督署，嚴防四城。協統黎元洪，駐兵漢陽兵工廠。巡警道黃祖徽，派警察察武漢各碼頭。並調長江、楚謙等八軍艦停泊江面，以備非常。

十八日午後三時，漢口俄界寶善里，有炸彈暴烈聲。俄捕隨聲而至，捕去黨人劉耀章、龔霞初。至晚八時，巡防統領陳得龍，在英界捕去劉汝

夔、邱和商。十一時，張彪接得探報，即率衛兵至小朝街，捕去憲兵隊什長彭楚藩與劉復基、楊宏勝等三十二人，先後皆被鎗殺。

黨人孫武、劉公等初擬公抵鄂後，始爲發動，茲已事洩，迫不及待。遂於十九日晚間九時，由工程第八營左隊熊秉坤首先發難。掣下肩章，各繫白巾於臂，改稱民軍。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同時響應，猛攻楚望臺。旗兵多被殺散。即趨火藥庫，劫取子彈。十五協兵士，已同時齊集大操場，與工程、輜重各營聯合，悉運子彈至蛇山下諮議局旁。蔡濟民、黃申蕓等，率衆開砲，轟擊督署，與衛隊、馬隊互擊一小時。馬隊不支，亦與民軍合，遂分兵三處；一駐鳳凰山；一駐蛇山；一駐楚望臺。各架砲轟擊督署。瑞澂、張彪及各屬吏皆逃。

時民軍張振武、方維等，以公遠莫能至，主帥急須有人。乃推協統黎元洪出爲都督，稱中華民國軍政府。頒布軍律，安撫人民。部署既定。二十三四兩日，陸續遣師渡江。佔領漢口、漢陽及兵工、鐵工諸廠，招練新軍備戰。並照會各國領事，所有外人生命財產，一律由軍政府負責保護。領事團知爲文明舉動，乃承認革命軍爲獨立團體，宣告中立。

二十一日，清廷命陸軍大臣蔭昌率近畿陸軍兩鎮，海軍提督薩鎮冰率楚有、建安、建威、江元、楚豫、楚泰、楚謙、湖隼、湖鷹各砲艦，及辰、宿各雷艇，會攻武漢。二十六日，均已陸續開到。二十七日，革命軍一鎮。與清軍及張彪、陳得龍之殘兵約一鎮，拂曉開戰。革命軍奮勇進攻。清軍避入火車退去。革命軍追之，被清軍就車中還擊，頗受損傷。

時鐵路工人在山上見狀，乃乘清軍去遠，拆斷路軌十餘丈。清軍隨又乘車駛來，致全覆於路軌斷處。革命軍乘勢力擊，清軍死近千人。午後四時，繼續開戰。清軍艦開砲相應。革命軍還砲多命中。軍艦乃駛退下游。陸上清軍亦敗退三十里。

二十八日晨，黎都督率敢死隊千五百人渡江，逕至劉家廟。聯合陣地軍隊，向敵猛攻。清軍敗退至三道橋。江中軍艦，仍被武漢兩面砲擊，駛退下游。二十九日，敗清軍於七里河。三十日，復戰於三道橋一帶。革命軍敢死隊伏堤下，發彈皆命中。清軍陣於山上，發彈多落堤後水中，遂敗退至瀟口以北。

九月初三日，戰於朱家廟，初四日戰於七里河，皆無勝負。初五日，

清援軍大至，進攻江岸車站。革命軍復擊退之。初六日駐屯漢口之清軍，進攻二道橋。砲隊發彈甚準。故被攻入一道橋，革命軍敗退。清軍進佔江岸，及戴家山一帶，以砲轟車站。軍艦亦上駛，發砲夾擊。而革命軍所發之砲多難命中，遂沿鐵路退至大智門。清軍以野砲向大智門轟擊，更於鐵路線上排列機關鎗掃射。革命軍一隊出跑馬場，一隊出日租界後，併力進攻。清軍亦分兩路抵抗。雖受損傷，而其砲隊由鐵路線轟發，以助大隊進行。劇戰二時許，革命軍不支，又舍大智門而退。

初七日，清軍由大智門進攻，革命軍據歆生路之附近爲根據地。交戰數次，相持不下。延至初八日，因湖南初一日反正，焦達峯、陳作新被舉爲正副都督，派遣李克果率兵三千來援，已到漢口。會合武昌之精兵二千，向大智門一帶進攻。清軍大敗。

適清統帥馮國璋率大隊援軍至，遂併力反攻，革命軍乃退守原地。清軍因有鐵路全線，得以迅速進兵。砲馬隊亦由漢口進駐大智門劉家廟一帶。比夜，清軍又進攻，以太砲先燬民房。於是跑馬場附近一帶至市街前部，盡爲所得。惟市街內部，仍爲民軍所佔。初九日，清軍縱火焚燒民房。

初十日，清軍步兵分布鐵路兩面。砲隊列陣於玉帶門及大智門車站附近。革命軍以漢口如失，漢陽亦危。故是日抗擊十分猛烈。戰至距離相去二百米達時，敢死隊伏而不動。及清軍進至一百米達，乃奮起衝鋒。清軍死至三千餘人。十一日，清軍仍在華界縱火大掠，前後三日。漢口街市被焚者數千餘戶，居民逃避一空。革命軍不得已退入武昌、漢陽。十二日，火猶未熄，華界盡成焦土。

二二二 武漢鏖戰

是時，革命軍盼公到鄂，幾成失望。而公初九日始得由海外抵滬。聞漢口軍情急緊，乃以滬甯革命方略，授之陳其美、鈕永建、冷遜、林述慶、于右任、李燮和、黃郛、劉基炎、黎天才、黃漢湘、陳漢卿、劉虎標等，即自率宋教仁、李書城與揆一等，乘怡和江輪赴鄂。十三日方至武昌。黎都督在府門外築壇，拜公爲總司令。公命李書城爲參謀長，居正、宋教仁、何成濬、胡瑛、楊時傑，田桐、白逾桓、吳岷、耿覲文、馬伯援及揆一等，皆爲督戰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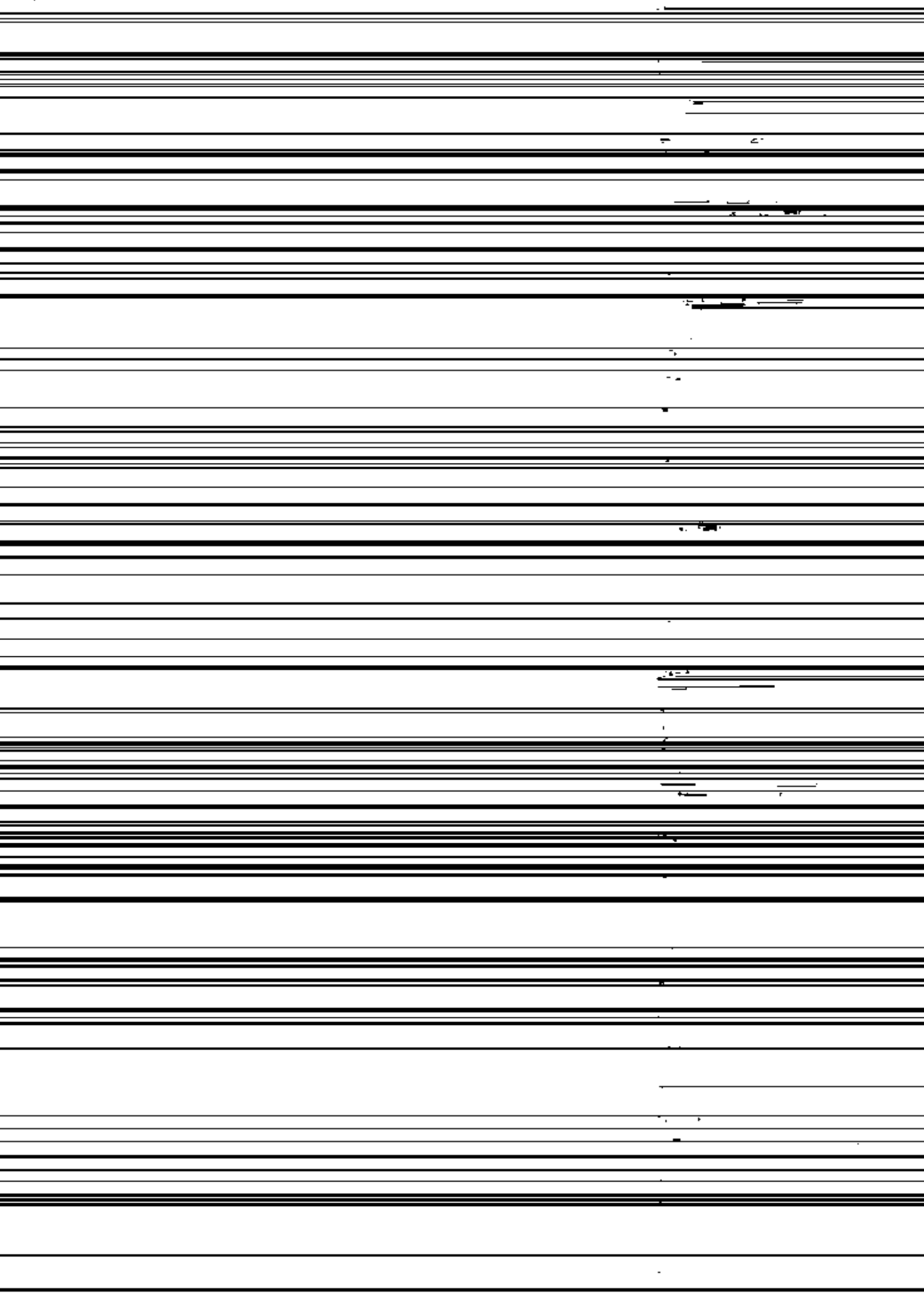
十四日，公率兵渡江與清軍戰。清軍聞公威名，乃傾水陸全軍以相抵抗。公命青山要塞砲轟擊清軍陣地。清軍大敗，退出火車站。十五日，公下令由鳳凰山發砲攻大智門。清軍死亡甚衆，降者約五百人。十六日，清廷任命之湖廣總督袁世凱，派使言和。公與黎都督暫爲接洽。實因兵士疲勞，得稍休憩。調度各軍，亦得時日。且因兵少，急須湖南應援。而湖南焦達峯忽於初十日遇害。譚延闓繼任都督，焦黨多欲舉兵復仇。公恐後方有變，貽誤前敵。故命揆一回湘，消除內爭，請兵援鄂。

十七日，公與黎都督以袁世凱主張君主立憲，拒絕和議。十八日復開戰。武陽夏三鎮，均以大砲互擊。清軍因受兩面劇烈之砲攻，遂又敗退，舍大智門車站而去。十九日，清軍二千，携大砲五尊，由馬路進至橋口作戰。公令龜山發砲攻之，擊散其步隊。清軍亦以砲還擊。公復命武昌、漢陽兩處同用砲擊漢口之清軍。遂將其所據砲臺，悉數毀壞。

二十日，清軍回攻漢陽，公命四面還擊。傍晚，清軍退去。二十一日，公見清軍在招商局碼頭躉船上，鎗擊渡江難民，浮屍滿江，慘無人道。乃命發砲猛擊躉船上之清軍，死傷頗衆。嗣後兩軍對敵，互用砲擊，俱無

多大捷傷。

二十四日，揆一所請之湖南援軍下隆中，率四十九標抵鄂。公因偵知清軍開餉內閣，乃乘勢分兵三路，渡江攻擊。清軍大敗，退據歙生路。二十七日，公命分兵兩路攻漢口：一軍由黑山潛渡漢水；一軍由孝感包圍。而清軍之在招商局躉船者，又爲鳳凰山之砲擊沉，清軍不支。午時，革命軍佔守跑馬場。六時，清軍退據大智門。其劉家廟大營聞警，復出大隊抵抗。革命軍乃退回漢陽。是日奪獲機關砲數尊，野戰砲一尊，子彈無算。二十八日，黎明，公命軍分三路攻清軍，會合於橋口。午時，互相攻戰。公見未能制勝，乃設計令以空渡船五六艘，繫之以繩，由漢陽沿江直放下游。至招商局，清軍見有渡船沿岸而來，恐革命軍乘夜暗襲。故將橋口之兵，沿河列陣。一時機關砲、野戰砲紛向該渡船亂擊。而此類渡船，仍時時出沒於江面。以故清軍鎗砲之聲，徹夜不絕。公又命漢陽砲臺之大砲，亦發之甚急。至天將破曉，始令將空無軍隊之渡船收回。並先令橋口之軍，乘勢進攻，將橋口之清軍圍住。清軍因子彈已盡，更無抵抗能力，遂下令停戰。



十里外之十里舖。

初五日，公自督師，與清軍戰於十里舖，清軍敗北。詎料革命軍中有砲隊管帶張振臣潛通敵，使駐城頭山之清軍，得猛力撲攻，遂佔扁担山。公隨率敢死隊擊退之。是夜公派軍一千五百人，由黃林磯往蔡甸，攻北軍之後路。初六日，因臺官張振臣爲敵內應，故龜山黑山之砲皆不發。地雷火線亦被割斷。清軍奮力進攻，復佔龜山、黑山、四平山、梅子山等地。漢陽遂不能守。

是夜公一面引咎電辭總司令職，一面作城亡與亡之戰鬥。李書城等乃向公力勸曰：『軍家勝負無常。今二十餘省之響應而獨立者，已三分有二。能指日推倒滿清，建立民國。故漢陽城暫時之得失，似已無足深憂。而公之一身，則關係大局，較漢陽尤重。萬望留以有待。』於是同人不聽公之答辯，而環擁公退出漢陽。當江輪渡至中流時，公目覩漢陽城，忽急走船舷，縱身投水。使非副官長曾昭文與揆一追隨左右，合力抱持之，恐即與波臣爲伍矣。

二三 當選大元帥

初七日，清軍佔領漢陽。而武昌方面，自歸黎都督主持。連日雖有戰事，亦惟隔江彼此開砲遙擊而已。其時淞、滬、蘇、杭獨立之聯軍，已攻破江寧。清廷知大勢已去，命內閣總理袁世凱停戰議和。公則被江浙聯軍連電催赴下游，策畫援鄂與北伐事宜。

而獨立各省之都督府代表至鄂，初擬組織臨時政府於武昌。繼因武漢軍情緊急，南京既已克復，乃議定將臨時政府改設南京。十一月初二日，開代表大會於上海，定組織大綱二十一條。舉公爲大元帥，黎都督爲副元帥，指揮援鄂及北伐各軍，俾號令有所統一。

公乃一再推讓黎都督，而以北伐自任。且知孫總理已由美國不日來滬，擬請代表會廢除元帥名義，舉孫總理爲大總統。時江浙聯軍推林述慶等代表至滬，並以軍隊自鎮江排隊直至下關，人民亦沿路預備鞭炮，歡迎公至南京就大元帥之職。一連三日，公不肯行。

各方以軍務孔急相督責。公不得已，權以元帥名義，令淮揚革命軍徐

寶山、林述慶等，征討湖北方面之敵；安徽都督柏文蔚，率第三軍出皖北以略河南。光復軍司令李燮和，會合滬軍都督陳其美所派遣之北伐軍劉基炎等，由海道攻佔烟臺，再與派遣之烟臺都督胡瑛，共圖北上。別令陝西都督張鳳翔，從潼關出兵圍陝，進窺河洛，與嵩陽革命軍王天縱，側擊濟軍；山西都督閻錫山副都督溫壽泉所部之姚以价各軍，從太行出井陘，以拊燕京之背；關東都督藍天蔚襲取山海關，會合灤州革命軍張紹曾等直搗京師。海軍北伐艦隊，則令湯薌銘爲總司令。

延至初六日，孫總理始抵上海。公與會商後，即於初八日至甯，與各方接洽選舉總統事宜。初十日，十七省軍政府代表假南京舊諮議局開會，舉孫總理爲臨時大總統，黎都督爲副總統，而廢除元帥名義。

二四 受任陸軍總長

孫大總統遂定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即舊曆十一月十三日，以後均改用陽曆。）就職於南京。組織內閣爲陸軍、海軍、司法、財政、外交、內務、教育、實業、交通九部，以公總長陸軍。

其時，清廷袁世凱所派之議和代表唐紹儀，與民國議和代表伍廷芳，會議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伍代表提出條件：一、廢除滿州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優給清帝退位歲俸；四、優恤年老貧苦之滿人。唐代表與清廷往復電商，對於共和政體，不遽承諾。

公則初因和議，令各處按兵不動。至是見清廷無誠意言和，乃復定作戰方略。以鄂湘爲第一軍，由京漢路前進；甯皖爲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會合於開封鄭州之間；淮陽爲第三軍，烟臺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會於濟南；秦皇島合關外之軍爲第五軍，山陝爲第六軍，向北京前進。第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步目的後，再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撲虜廷。各軍受命，乃秣馬厲兵，向前進發。

清廷袁世凱見大勢無可違抗，且因孫大總統就職時，曾有民國南北統一即行辭職之宣言，遂亦令北方將領，逼清帝溥儀退位，以便乘機握得大總統職權。於是第一軍統制段祺瑞，首先通電贊成共和，聯同各軍電達清廷。清廷不得已，乃以決大計之權，授之袁世凱。和議遂爾繼續告成。革命各軍，故不再進。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告退位。十三日，孫總統即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一月二十八日，各省都督依照臨時約法，派參議員組織成立。）並推袁世凱爲繼任人物。十五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遂遣專使蔡元培、汪兆銘赴北京，歡迎袁世凱至南京就職。袁思憑藉北洋勢力，不欲南行。適值曹錕所部之兵，於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譁變。焚燒東安門外，及正陽門大街一帶，搶掠達旦。天津保定之駐軍，亦相繼而起。袁乃籍口北方不得不賴一己之坐鎮。蔡汪兩專使亦電南京，爲之解說。於是參議院允袁在北京就職。而南京方面軍隊衆多，則特任公爲南京留守，總轄南方各軍，以資鎮攝。

二五 退居上海

公爲中央軍政統一計，命留守李書城、蔣作賓、何成濬、張孝準、楊源濬、石陶鈞、楊廷溥、耿觀文諸人，積極編遣各軍就緒。未滿四月，即行解職，退隱滬濱。

袁世凱則於三月十日在北京就職後，依約法規定之內閣制，任唐紹儀爲國務總理。同盟會。得任國務員者，乃陳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王寵惠四人。

其時，同盟會已在南京改作政黨，舉孫大總統爲總理，公與黎副總統爲協理，汪兆銘、胡漢民、宋教仁、馬君武、張繼、居正、平剛、李肇甫、田桐及揆一爲十幹事。以政府、參議院皆移北京，故同盟本部亦隨之北遷。而他派之共和黨、統一共和黨等，相繼成立。大率依重袁氏。袁亦利用之，以與同盟會抗衡。

未幾，唐紹儀見袁專政日橫，內閣漸同虛設，遂於六月中旬棄職出京。同盟會乃宣言欲組織政黨內閣，以裁抑袁。袁爲把持政權計，與吾黨反對頗烈。孫總理與公在滬聞之，以爲辛亥之役方告結束，人民困於兵燹，黨義尙待宣揚。若吾黨主持過激，輕啓兵爭，恐授人口實，反失內外之同情。宜先設法開導袁世凱輩，使就政治正軌。揆一奉命至京，與幹部宋教仁等，密商於農事試驗場之幽風堂。欲變更黨略，而組織不純粹之政黨內閣，以爲漸進之方。無如黨中四總長已相率辭職，難於轉圜。適袁世凱

力挽揆一出任工商總長。宋教仁乃與公電商，勸揆一先自乘機爲之。且揚言脫黨，以與袁相周旋。

於是聯合教育總長范源濂，與袁之秘書長梁士詒，日以利害勸袁，欲統一南北，宜讓內閣政權於同盟會。袁允以閣揆畀宋教仁矣，忽得孫總理與公北來觀察大局消息。袁謂欲以組閣事，留待孫總理與公薦人，以爲結好地步。

九月中旬，孫總理與公先後至京。袁乃向之徵求組閣人物。孫總理即推舉公。公則轉薦宋教仁及沈秉堃等。袁以沈較爲易與，乃獨贊許其組閣。同盟會衆對沈之意見不一致。會議結果，遂完全推讓袁之親信趙秉鈞，以觀其後。惟附帶條件，全體閣員加入國民黨而已（時同盟會方改爲國民黨）。

宋教仁以趙秉鈞既爲我黨推出，當受我黨指導。而趙由此忌宋日深。其後宋教仁南下，在沿江各省，演說袁政府政治之非，更爲袁所詬病。二年二月二十日，宋教仁滬上遇刺。

袁與趙陰爲主謀。揆一恐其亦將不利於己，遂以弔喪爲名，即日去職。

。方抵滬上，公謂二次革命爲期不遠，惟戰費浩繁。以揆一曾有實業借款之進行，即命仍回京師，速籌借款，以爲暫時戰費之通融。乃復冒險入京，與美商雪弗重修草約。尅期成立。不圖京中「亞細亞」各報，宣布揆一借款資助民黨。袁派議員一日提出彈劾案至五件之多。揆一不得已，棄職潛出京師。

而袁世凱所借二千五百萬鎊之外債，不經參議院同意，反告成立。由是購軍械，增軍隊，收買南方海陸軍。布置已定。袁乃於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民黨之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本職。又命第六師長李純，率駐鄂北軍開抵九江。第一軍長段芝貴。第二軍長馮國璋，亦將南下。以武力壓迫民黨之反抗。

二六 起兵南京

孫總理與公，早命南方各省預備舉兵討袁。公且擬親至南京，居中策馭。而南京第三師長陳懋修，惟都督程德全之命是從。第八師長陳之驥。則派參謀長袁華選至滬，向公陳述黃愷元之十五旅，合王允恭之第八旅，

亦僅六營可以作戰。工、騎、砲兵等且不完全。刻在補充訓練中。須延數月而後可。

李烈鈞恐南京一時難於首義，乃即回贛，招集舊部。于七月十二日，扼紫湖口要隘，佔領砲臺，宣布獨立。派林虎進攻屯駐沙河鎮之李純軍隊。時孫總理見甯方軍界審慎觀望，欲命黨員中之任各軍官佐者。舉兵應贛。公乃於十四日親至南京。召集軍界會議於李相府。翌晨，陳之驥、章梓、袁華選、黃愷元、王允恭、洪承點，率兵一連，至都督府，請程德全通電各省，宣布獨立。程以勢近威脅，乃拍胸自請鎗斃。陳之驥遂屈膝拔所佩刀奉程，以表善意之要求。程遂允獨立，並推公爲總司令。

公即令袁華選赴徐州，命駐徐第九師長冷遼同時獨立。一面分兵扼守臨淮關，以握南北險塞。十六日，徐州討袁軍，向韓莊之袁軍第五師攻擊。次日繼續開戰，敵方得袁州派兵來援，至討袁軍爲之敗退。幸公前派劉建藩率張華輔、劉峯立等一混成支隊，會合第九師反攻制勝。追逐敵軍退至淮河以北。惟防線過長，左右缺兵掩護。

袁世凱乃令倪嗣冲、劉之潔各軍抄襲後路。張勳率軍二十二日攻佔徐

州。又命段芝貴與湯薌銘約會海陸軍夾攻九江。二十五日，湖口砲臺司令陳廷訓叛降袁軍，遂失湖口要塞。李烈鈞敗走。而上海海陸軍，已被袁氏收爲己助。故討袁軍陳其美等，數次攻取兵工廠，均歸失敗。於是潛往上海之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閔，通電聲明，南京獨立非其本意。

公在南京，聲援已絕，餉械不支。馮國璋、張勳，又率大隊南下。且甯垣憲兵營，與第三師之第一團，均有欲爲變亂之謠。故第八師之前旅長陳裕時，以兵力單薄，又多不可恃，勸公即離南京。公意即使兵贖一營，亦願與敵死戰。陳謂公明知不可而爲之，不過以一死塞責，究於國事無補。力勸公去，以圖將來。李書城、何成濬、石陶鈞、張孝準、耿觀文、楊源濬等，以陳在第八師素有聲勢，轉生疑慮，勸公從之。公亦默察南方全局，一時不能有爲。只得命陳之驥、章梓、劉建藩、王允恭、袁華選諸人，力維甯垣秩序，而自往上海。

二七 由日赴美

經此一役，革命軍所植於國內之勢力，多被摧殘。九月初旬，孫總

理與公俱赴日本。黨人亦紛紛相繼東渡。孫總理欲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乃組織中華革命黨。即固有國民黨員，亦加以嚴格之入黨手續。公意袁派勢力，日加擴張。吾黨似不必過事更張。而收容各派，以爲獎勵與發展之計。故未立即贊同。孫總理於是以前中華革命黨協理一職，虛以待公。而覬覦此職者，乃日相離間。

適值歐戰發生，公逆知日本必以英日同盟爲口實，而窺伺膠澳。日得膠澳，則囊括華北之勢成，而吾國危矣。乃本國民一致對外之義，主張國內軍事當局，乘日本大隈內閣遲徊觀望之時，及早自動，以武力收回青島。而國民黨員鈕永建、程子楷、熊克武、覃振、冷遜、白逾桓、程潛、胡瑛、李根源、章士釗、趙正平、林虎、彭允彝、楊時傑、陳強、鍾才宏、殷汝驪、張孝準、歐陽駿聲、章梓等，忽有歐事研究會之組織。故譏間孫黃二公者，更以顯分黨派相詆毀。

公向孫總理表明心迹（覃振、白逾桓，後亦主張解散研究會。），遂於民國三年二月，往遊美洲。隨行者李書城、石陶鈞、唐月池、徐申甫四人。孫總理先爲電告美洲同志。舟抵舊金山，（少年中國報）記者曹

亞伯，偕美國移民局員上船招待。中外人士醵立埠頭歡迎者萬餘人。

公在各歡迎會演講，表示美國在民國二年，以六國銀行團有干涉內政之嫌，而能毅然脫離銀團之善意。故爲抵制英在中國南部，且在北部之勢力計。中美有親善之必要。又謂：「德皇威廉欲以武力統一歐洲，袁世凱欲以武力統一中國，必歸失敗。蓋操勝算之權，不在兵精而恃公理。且國軍非一人所得而私，今後吾國軍旅，當與農工相輔而行，相互爲用。外交則宜政府治其標，國民治其本。以實力啓發列強權勢階級之反省，以群力轉移列強民衆之思潮。至建國方策，悉從 孫總理所主張。治國精神，全恃民黨之努力。」中外人士聞之，歡欣鼓舞。美總統威爾遜亦深爲欽服。（上述政見、存稿過多、擬另編爲「黃公政書」。）

二八 病中贊助討袁

公後以肝病咯血，避居美東費城之鄉村靜養，藉習英文以自遣。民國四年秋冬間，袁世凱稱帝之逆謀昭著。蔡鏗自北京潛至日本，期與公共策西南各省舉兵討袁。以公養疴北美，不得已獨自先赴雲南。

而張繼、李根源等，欲向外國富商借款二百萬元，以供西南起義之用。富商所敬仰者惟公，聲明必公簽名而後可。張繼電告公知，公乃電商於孫總理，而囑張孝準爲之代表簽名。又電促李烈鈞、周震麟、柏文蔚等在南洋籌款，以資接濟。故五年正月，雲南首義，西南各省起而響應，賴公默運之力居多。

時揆一在天津，與劉少少、楊勉之、瞿方書、禹瀛、葉苴蘭、張俊、向乃祺、余懷清、劉梁丞，創辦「公民日報」，反對帝制。公命聯合居正、孫岳、耿毅、劉基炎、袁英、吳大洲、彭邦棟、劉積學、劉洪基、侯育才、夏紹虞、曾昭星等，圖謀直魯革命，以響應南方。

二九 元勳逝世

護國軍總司令蔡鈞，以一己之任重力弱，屢囑駐日河成濬電促公歸。公於五年五月九日，方自美洲抵日本旋即歸國。而袁世凱即於六月六日病歿於北京之新華宮。黎元洪遵依約法繼任爲大總統。各省取消獨立。公歸國，遂居滬上。全國各界人士與函電來商國計者，日加繁夥。

公以積勞之故，十月十日，舊病復發。延至三十一日，遂致不起。享年四十有四。中外震悼，下半旗誌哀。參眾兩院會議，通過國葬典禮。六年春三月，奉國葬於湖南長沙岳麓山之陽。會葬者十餘萬人，爲古今所罕見。

公之先人筱村公，爲吾湘名諸生。家本中人產。迨公毀家倡義，生計時虞不給。即民國成立以來，依然寒素。公有子五人。長曰一歐，次曰一美，均能繼承父志，努力革命。餘三子尙幼。

維公畢生事蹟，多湮沒不彰。揆一未能向各方同志徵求聞見，姑就所知者，略述梗概。至公之人格與其勳業，天下後世，自有定論，無俟揆一贅辭矣。